



上海戏剧学院表演(木偶)专业授课现场



赵永庄在操作木偶

编者按:

业界普遍认为,中国的木偶戏“源于汉,兴于唐”。木偶戏表演,即演员在幕后操纵,让木偶在舞台上能说能唱,展现生动的人物性格,讲述鲜活的戏剧故事。然而,木偶戏发展一度日渐式微,传承人面临短缺、断档。

2006年,木偶戏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木偶戏这门古老艺术迎来了一系列利好政策。

如何将木偶戏人才培养与现代教育相结合,培养更多满足木偶戏表演和院团需要的人才?本期《特别关注》聚焦当下正在招生的木偶戏专业,讲述木偶戏人才培养背后的“冷”与“热”。

为了木偶戏的未来

本报记者 胡克非

去年春节后,中国木偶艺术剧院院长赵永庄便忙活了起来。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成功改制后,赵永庄成了这个企业的掌门人。为了剧院的正常运行,赵永庄经常要以企业家的身份和客户洽谈合作,这次,她决定去谈一个不赚钱的“大买卖”。

赵永庄这次要见的“客户”是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院长刘炯。见到刘炯后,赵永庄开门见山地说:“我是为了木偶戏的未来而来的。”她希望与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合作,定向委培木偶戏人才。刘炯爽快答应了这一建议,在他看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传统艺术是艺术院校对文化事业的坚守和担当。

木职业学院迎来了首批木偶专业学生的招生考试。

合作委培实现“1+1>2”

赵永庄介绍,10年来,中国木偶艺术剧院新创作大型剧目26部,创作、复排了100多部小型木偶戏和课本剧,每年演出达3000场以上,观众突破130万人次。同时,5支流动的剧院小分队在全国各地演出,将木偶艺术带给更多基层百姓。

大量编排演出的背后离不开优秀人才的支持。“每年剧院都要对演员进行培训,练功费、外聘教师的培训费用每年在100万元左右。”赵永庄说。即便如此,中国木偶艺术剧院依然面临人才不足、断档等难题。“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都接近退休年龄,其他演员大多在三四十岁,虽然目前不会影响演出,但如果没有年轻人补充进来,不久后将会出现年龄断层。”赵永庄感到了紧迫感,她说,不能到了影响演出的时候再去想办法。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地方戏曲系主任王翀告诉记者,早在上世纪末,学校就开始探索和艺术院团联合培养人才,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与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合作开办过几期委培班。“之前与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开展定向委培时没有建立专业。此次决定设立一门新的专业,以保证教学的系统性。”赵永庄介绍,此次计划招收15名高职木偶专业学生,但前来参加考试的只有寥寥20人,这让王翀感到有些意外,但她认为,虽然报名人数不多,只要能培养出符合剧院要求的人才,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

王翀介绍,起初学院想把木偶专业放在影视表演系中,但最后归到了地方戏曲系。

这是因为作为传统艺术形式的木偶戏,和传统地方戏曲之间有许多交叉融合之处,放在地方戏曲系便于汲取其他专业积累的丰富教学经验;地方戏曲系的学生是免除学费的,“学校希望尽可能排除学生的后顾之忧”。此外,这次报考的学生大部分是有基础的,学院也倾向于招收基础良好的考生,以保证他们更好地胜任艰苦的学业。“这些学生未来要进入专业院团,我们要对院团负责。”王翀说。

入学后,学生将接受3年的专业训练。其中专业课程完全由中国木偶艺术剧院的优秀演员授课。赵永庄表示,剧院所有一级演员以及退休的优秀演员都会参与到教学中来,每周至少为学生讲授3次专业课,还会为其设置大量的实践活动。此外,由于木偶戏不仅要求演员会操作木偶,完成表演,还需要具备舞台剧、儿童剧表演的能力,因此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还将为学生开设声乐、台词、形体、表演等系列课程。

学科建设日趋完善

随着上海戏剧学院今年艺考工作的开展,表演(木偶)专业逐渐引发关注。学院于2004年创办的专业每年只招收18名本科生,但今年的报考人数突破了2000人大关。

上海戏剧学院木偶表演专业教师秦峰是2004年第一届表演(木偶)专业的学生。“毕业后我曾到上海木偶剧院工作,但我考虑专职木偶教师仍是空白,木偶戏系统的教育方法还有待探索,于是我决定回到学校任教,为木偶戏教育作出贡献。”秦峰说。

在秦峰看来,木偶戏专业逐渐引发关注的原因是国家近年来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此外,木偶戏的学科建设也越来越完善,更重要的一点是,木偶戏具备强大的包容性和拓展空间,随着科技的进

步、舞台艺术的发展,木偶戏在与其他艺术门类的碰撞中展现出强大魅力。

上海戏曲学院的木偶表演专业学生除了学习皮影戏、布袋戏和提线木偶戏等技艺外,还要学习声乐、台词、形体与表演等专业课程。秦峰介绍,木偶戏的表演者往往站在舞台后面,声音需要传递得更远、更清晰,因此对演员的台词、语言功底要求更高。

共同打造木偶戏的未来

谈好了与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的合作委培工作,赵永庄并没有闲着,几部新戏在创排之中,新近首演的木偶戏《偶王归来》还在不断打磨。赵永庄还有个打算:要将剧院的一个小剧场改造成为中国木偶博物馆。“每天来剧院看木偶戏的观众很多,通过博物馆实物陈列、多媒体以及高科技展示手段,就可以让观众在观剧之余,了解中国木偶戏的发展历程、木偶的种类以及操作方法,进而对木偶戏有更加生动而深刻的理解。”赵永庄说。

秦峰正在计划远赴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舞台艺术学院做一名访问学者。“在德国、俄罗斯、英国、保加利亚等国,已有六七十年的木偶专业本科教学历史,他们的教学理念、对于木偶戏的认识、对木偶戏的挖掘等,都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秦峰说,木偶戏在不少中国观众眼中是小众的,甚至是“小儿科”的,这其实是误区。欧洲许多木偶戏都面向成年观众,以物喻人,表现有趣的故事和丰富深刻的内涵。“我会把我的所学带回家,反哺我国的木偶戏教育。”秦峰告诉记者。

在赵永庄看来,作为传统文化瑰宝的木偶戏,仅靠一次委培教学是远远不够的。“希望院团和高校的合作办学持续进行下去,共同打造木偶戏的未来。”赵永庄说。

在优秀的木偶戏演员手中,木偶能被赋予生命。

木偶戏流传至今已2000多年历史,题材丰富、内容广泛,《西游记》《八仙过海》等耳熟能详的故事都被改编为木偶戏的热门剧目。中国木偶戏人才的培养,历来都以家族或师徒传承为主。但随着当代文化娱乐方式的丰富,木偶戏市场萎缩,一度面临专业人才培养、后继无人的问题。

不可否认,木偶戏专业曾备受冷遇:对于学子而言,成材率低,学习过程艰苦,可能终生达不到影视演员的人气和收入水平,甚至无法在舞台上露脸;对于观众而言,木偶戏的内容题材大多取自童话故事,主要供儿童观看,特别是当今多媒体技术高度发达、儿童娱乐方式日趋多元化,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这门艺术的发展。

然而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木偶戏这门古老艺术迎来了一系列利好政策,无论是2003年启动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还是2006年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都没有忽略木偶戏这门传统艺术。与此同时,各地政府对木偶戏投入日渐加大,并成立了管理、挖掘、保存方面的专业机构。一些艺术院校陆续开设了木偶戏相关专业,系统培养人才,使木偶戏传承有了坚强的后盾和良好的土壤。“传”是手段,“承”才是目的,这门古老艺术如何在新时代绽放光彩,最终要看艺术本身和当今时代的契合程度,即是否能实现与时俱进。

事实上,木偶戏并不是“陈旧”“固化”的代名词,在漫长的历程中,木偶戏始终紧跟时代步伐,不断调整自己的样貌,从而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木偶戏从最早的巫教祭祀基础上发展起来,经历了与宗教音乐和秦腔、秧歌等地方戏曲的多次结合,木偶的形制也根据绘画、文学、雕塑、建筑等在不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伴随电影技术的发展,木偶戏推出了一系列内容、质量上乘的影视作品,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美术片《阿凡提的故事》,既展现了少数民族风情,又突出了木偶戏的特点,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经典回忆。

笔者认为,当下对于木偶戏来说也许是“最好的年代”,在政策红利的支持下,传统的木偶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强大支撑,使之得以保存、继承和不断精进,而不断涌现的新技术和丰富的艺术门类,让木偶戏有了更广阔的舞台。

木偶戏的创新性探索永不止步。2007年,英国国家剧院创排的木偶与戏剧结合的大型舞台剧《战马》获得成功,中国国家话剧院与英国国家剧院也于2015年打造了舞台剧《战马》(中文版),不仅让中国观众再次领略了木偶的魅力,也向全世界展现了木偶在戏剧领域无可替代的地位;今年初,根据作家沈石溪同名作品改编的人偶舞台剧《最后一头战象》,再一次让人们看到了木偶戏的可塑性和舞台表现力;在电影领域,定格动画屡屡出现在奥斯卡最佳动画片获奖名单中,这种拍摄方式让人感受到独特的材质感和满满的人情味,其灵感和基础正是来源于木偶戏。

因此,笔者认为,木偶戏的传承需要坚守和捍卫,更需要改变和创新。当人们看到木偶戏蓬勃的发展态势、无限的市场与商机,以及多样的变化和玩法时,这个行业自然就热起来了。

需要坚守和捍卫,更需要改变和创新

吉安冰



秦峰在操作木偶



秦峰在教学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打造的木偶戏《少年孔子》